

東維子文集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六

會稽鐵屋楊維顏廉夫著

墓誌銘

高節先生墓銘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也孫也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女生茂：生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格為先生曾大父澗玉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公賈公得於復齋趙公趙公得于潛室陳公陳公親授于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

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任則曰漢雲臺諸村任非不赫
赫今子姓無聞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
韻與富小相水相為峙流土莫必以仕而貴哉其不敏願
為嚴子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
者宋相文小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卷
酒慟哭以鏐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
其意也暮年建沙社為會取晚而有信翱卒無子與社中
友買地臺南翼之築許劔亭憲使盧公擊高其義為之書
嘗游錢唐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酌林處士岳鄂
王墓卒有動于中告二人曰某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
及門遽有中天之別擗踊氣絕者數回治喪祭二用朱子

禮廬墓三丘不稅衰經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並
度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線哀慟逾它時
所居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祕已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
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天奉祖
祠四十年復上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憾平疇西地吾已買
諸官死必葬是遂遊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
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
於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士黃蛻曾孫女子一淵
也越十年丁酉余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子謁祖祠遂
登雙臺訪子陵釣迹因酌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
余為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來謁曰謝奇士

表于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
銘之遂銘曰

於古風澗乎胡可追千有百禦不畫厥岐不背厥馳瞻
乎不知其後特我銘其人維高有填維高有填維遠有道

馮處謙墓銘

至正丙申秋余以建德理官道富陽抵友馮頤家頤伯仲
氏曰升與豫皆相次去世豫之子宣哀喪前拜曰宣不孝
先子以早年沒外郎且六年未克葬今年冬某月日將附
吉峴祖墓次幸先生哀而賜之銘庶先子不悼不百齡不
孝孤不無蓋覆余與頤為昆弟交三十年嘗銘其伯考父
寺丞公考仁山公伯氏升余又銘豫尚思換翠郎君名豫

字處謙宋承信郎金嘉興府廳事從周孫集賢殿脩撰驥
從子承信君生三子長蒙沒次革次觀革以孝義式鄉里
外中書以義士旌其門義士生三子曰升曰頤曰晉觀生
二子一即君次仁君於伯仲居四喪喪父義士公撫之如
已子君友悌長氏不翅同母出一門數百指怡愉內
外無間言義士公值生日以饒君以里之困乏者勸分賑
劉子曰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得其力利出者
祿反怨往者禍人公是其言又嘗謂人能羣者以分能分
者以禮義士公逝歲時月旦相其長氏必請合族綴食之
禮惟恐不友君為人高元剛直讀書通大義與人友尚氣
節痛遠鳥習之支狀貌魁梧美鬚髯達官要人皆折節位

反之曰君固我朝人也薦之任則辭曰吾剛不能售以磷
吾直不能售以回薦者謝而止娶李氏宋朝劔知府柱孫
女一子宣也君嚴戒曰瘠地民材勞也沃地民不材饒
也汝毋恃驕棄學使吾有沃地懼也宣力學託為名士生
于大德己酉八月八日以暑疾卒于杭至至正九年五月
十三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銘曰

不厲而剛：不壘不橋而直：不跼小夫間，等禽糧
欲然我信無不足天路中止匪不祿寄言持義聞者服
矧曰有子：式載長轂遐行績前蹟

姚處士墓誌銘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祕監合嘗

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為祕簿宗之宗之子三人一居峨
溪曰二府君是為君八世祖曾大父思晨登宋景定壬戌
榜進士第階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進士父元慶隱居
不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君幼機敏不習羣兒弄長丰姿偉
特讀書輒了大義開樂育館舍聘海內名師儒教子弟及
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言與人交始終見底裏于義
利曲直必嚴其下鄉鄰有爭者不直有司直于君得一言
即解去歲飢閭人之急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之
創世濟橋峨溪工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饌粥予行者
行者不勸橋西古松篁萬立築亭名深靜又構層屋曰松
麓賢士夫往來必延致其中臨咏笑談至忘朝夕邦大夫

馬公薛起吾道經桐廬聞君枉道過門以處士禮之邑
侯周古達都等皆嘗問政于君必以利害中民數者鑿
鑿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桐壽曰兄老病無官
情第齒社學祿必厠名仕版圖先其先桐壽因自奮北覲
得餘干枝官君娶袁氏吉水教授其女也子三曰雋先卒
次槃次采孫男四曰德元德懋德祥德瑞君生于大德庚
子五月十三日没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
越三年十一月六月寔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
子槃謁余理官次再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
然孝友行于家任恤行於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
朽非先子不幸槃不孝也槃辱為先生徒章先生賜之銘

按其客鄉貢進士魏鈞狀為之誌而銘曰

桐之岡糾糾桐之瀚秋之孝原一培山水相繆是為城
溪姚處士之址

故處士馮君墓誌銘

君諱天瑞字通甫世居和州之馮江縣曾大父某本郡幕
府長曾祖妣黃氏大父某隱德不仕祖妣慶六君自幼機
警讀書不事章句務大義善屬文見人善必稱道不已見
惡則嫉之如仇試藝不售備運于郡父復自厭其隳英之
習竟歸卒業于儒築草堂青山之麓日以書史課子招
延賓客為觴詠之樂兵興藩間以屢徵不應遊徼入境不
敢犯勇士門鄉里稱為季世之全人乙未夏六月以疾終

于寢榮年五十有九娶張氏先一年卒生子一人居仁由
帥府經陞調分水丞遷京兵馬女一人適同里汪晉再娶
華氏生子二人長居義後更名榮由京都鎮撫調神武清
軍衛知事遷華亭縣知縣次居禮未仕女一人適同郡劉
英公生于大元元貞丁酉九月四日没于大明龍鳳乙未
六月二日時淮甸兵梗未得返故丘權厝國家圩之原戊
申冬合張氏兆歸葬于邑東小山祖塋之次是年秋居仁
偕榮哀駢拜手雲間卸次乞一言銘墓石且為孝子祿養
不得於事止而得先生大事於送終孝子孤之心亦揚矣
是敢乞銘于先生辭不獲為之銘曰

金以不祥躍芳瑩以有用墜叶吁嗟先生兮是為全人

喬山處士瞿君墓誌銘

君諱德興字宗起姓瞿氏喬山野人其自號也世居無為
州濡湏之巢縣曾大父某自巢遷和州之會山父福濠占
籍焉兵變君挈家避地滁州閏三月而沒藁葬全椒縣之
明山娶同邑司氏君沒四年後卒于太平州藁葬采石之
麓子二人長桂次清女一人滿兒適同里孫倌桂以才名
顯知今天子於南京授千夫長部落于同僉趙公征進
宣徽安慶九江等處以功升鎮撫清京城廣武衛百夫長
君生于大元大德甲辰歿于至正壬辰四月初五日享年
四十有九洪武二年桂遷柩于明山復遷妣柩采石合葬
於巢之瞿家橋而閭之原先遠日桂來拜手草玄閣次日

不孝孤生齒未下壯不幸天所恃又三年失所怙零丁孤
苦藉祖考澤得以遺名任版祿食于朝而三釜之養不能
一勺及親此不孝孤終天之憾也倘死又不得當代大手
筆紀其卒葬地所不孝之罪歸天何以自贖是敢自先生
從子明具狀以乞銘吾重違其情畀之銘曰

父濤先兮無以家叶母去棄兮又以遠於乎孝子之天
天曷呼淮之西兮江之東歸兮兆兮兆既同於乎孝子
之天天終從

又銘曰

玉韞兮火烈木定兮風危親弗獲兮莫予追匪令茲兮
我罹吁嗟翟氏之子兮我又何悲

淵然先生碣銘

至正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壬午淵然先生余君卒既葬其
友及門人問易於會稽楊維禎維禎曰先生深靜而寡言
嘗自號淵然宜從曰淵然皆應曰宜其子安禮又先生門
人殷金狀來請銘先生諱曰秋字產莊姓余氏其先閩之
古田人十二世祖謁仕宗官至吏部尚書受知徽宗即既
徽宗手書余尚書祠額賜其子孫曾大父諱佑大父諱鄭
父諱與可皇武夷書院山長自號藍溪始居崑山為崑山
人先娶趙氏無子再娶陳氏先生初藍溪為李後姓李氏
至先生始復姓余云先生年十四喪父能自樹立極力于
學惜習客止歲趨圖版如老成人既長學通六經百氏博

貫精析混然不知有餘且善屬文根抵六經不淆異說其
書有尚書補註若干卷歲于家嘗為舉子業已而厭其剽
取傳註支延蔓衍其言不足傳遠遂絕意弗為居一晦之
宮叱咤之聲不聞于外迹未嘗一至庸貴富人門鄉人
晝聞先生然終身有不識先生為短長瘠肥者世壽五十
有二配潘先生子二人長安禮次安禧女二人長適王居
敬次適許淵葵州南一里先塋之左葬之日朋友遠近必
至余曩來崑山與友者纔四三人耳今余亦老矣去年一
人卒先生又卒烏乎余尚忍銘先生耶銘曰

緣之譙而飯菘之苑麟之變而卷兒之圖嗚嗚衝垣擇
地而淺吁嗟淵默孰云其塞

尚綱先生墓銘

先生諱德嘉字立禮姓衛氏其先渤海人七世祖文中宋
朝散大夫兼侍講始居錢唐六世祖工堯六中大夫禮部
尚書又自錢唐徙華亭建炎初六中公從叔六中大夫禮
部侍郎膚敏扈跸南渡亦居華亭五世祖愷脩職郎國子
博士高祖瑞孫朝奉大夫衛尉少卿曾祖僑六中大夫軍
器監丞祖宗武通奉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著謙入國初以
世官後授温州路治中弗就妣黃氏繼張氏男三先生其
長也在學不好狎弄就外傳日誦經籍數千言不遺諸子
百氏靡不言究性孝厚慈諄晚年以風節自持矢儼二十
有八年不二娶平居篤於人倫恬於勢利弱冠時左丞相

公嘗辟為僕使君辭曰吾非能為奴隸也宣慰羅公舉以
茂材授湖州路儒學正君又辭曰觸瘴毒以貽親憂吾弗
敢也自是不出戶庭者三十年布衣菲食以終其身每戒
其子曰汝不躬耒以耕佃人者及汝籍之食者宜予之以
息汝繼父縛佃以督運于解而未之運亦終不負汝識之
至正壬辰盜起剽州里解散者十室而九先生獨守祖考
室曰吾舍此將何之寇至吾有把室死先祠下耳其孝說
之篤如此甲子春疾作其子謁醫却之小差忽曰四月九
日之夕吾當逝矣且曰汝父平生無以過人僅不忝所生
耳父書其在汝讀之為君子母有失德誥吾世肖又母徇
世俗作浮屠事壞吾家法言畢而逝生至元二十四年丁

亥十月十七日卒至正十四年甲午四月九日享年六十
有八娶任氏中憲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任公仁發女子
男二長仁近次復孫男二皆幼以是月二十九日葬余山
之原距逝之六年仁近猶哀哀來拜吾松次舍乞銘予曩
來松以友兄先生先生逝保官侈不及走喪決業將醜其
墓與二三友私議先生先生嘗自說尚綱翁宜以尚綱易
名又不辭而為銘表之墓石

曾子與若華元娶不更苦又安世年不出死不兵仲統
樂志遺世榮陶子給力息必矜磋之兼德集以戒清規
若訓貽厥仍我謚以綱夫何疑

雪溪處士邵公墓誌銘

予嘗客雲間。雲間陸先生嘗稱胥水之南多世家。邵呂陳陸其尤也。先生自其先館邵氏幾七世。歷凡一百五十年。又云邵氏家老侍僮亦自高曾。玄皆世其職。業祿養為一家之世。臣予求世家於近代。三葉而不替者少矣。矧六葉七葉乎。客有持先生狀。雪溪公者。抵予。次舍為雪溪之婿倪琦也。以墓文為請。即胥水邵也。予欣其世澤為之。次而銘公諱彌遠。字子猷。自號雪溪。有譜為康節公十世孫也。高祖宗穆流避兵火。渡江至華亭。遂家焉。曾大父德隆。又思所皆儒業。教子以經行。父天驥。以易經中宗。待補國朝崇學選士。就試入郡庠。升賽序。居公待補。居家子也。通五經。博涉羣子。大為文。則駐遠。不喜雜繪。身服朴素。

亦不喜騎乘絲，志仕官有勸之仕者，則曰：仕不在吾，在吾
若孫耳。嘗戒其孫之任曰：古之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
矣。今之遇者，大抵尸未腐而名已滅。若輩其戒哉。暮年假
佛老學，洗慮輕財，急施至飯，沙門賑飢，民無其民，依而聚
廬者，無慮百十家。所居四面大築，悉建石梁，台園地第，完
之。東風日佳時，必移觴豆，以燕悅其親。守義塾于先規年
雖餘，師生廩餼不輟廢也。杜牛喪偶，懲閔子之寒，弗維室
付妾御之慈愛者，保有諸幼。預營生域，逮精舍，守以浮屠
而真吾聖人像設，其中嘗慕漢東平王蒼，以為苦最樂。又
喜唐張公藝忍字為家法，迎輯經傳言若以忍者為百善
百忍圖。州里多傳之為勸。性不嗜酒，客至必與飲，輒醉。

醉輒放歌客亦無不樂者喪明者十年家事傳于家子南
時燕月會必至花竹間其本冠濟然傳儀亦濟然如
常時至正己亥夏病癱閏月餘恙子若孫曰吾逝矣永
訣不少亂或謂公直知宋滅為樂者儒而悟理者歎不然
乎生宋德祐甲戌殆今至正己亥七月享年八十有六娶
馮氏先率男一南也庶三應奎應元女三孫五煥炳
燧經綸女孫八曾孫五垠塲垠垠炳子也麟煥子也是年
九月六日葬某坵生也銘曰

言有文行有馴蒼頡之教做後昆歷年百五十而家有
世臣引壽及耄終弗亂神君子謂善之澤言之人

政處士倪君墓誌銘

吳興倪處士名駿字子舉沒且葬已九年其嗣子璪猶涕
泣於其父之執場維楨曰璪不幸早孤居喪無已聞先子
沒若干年又不違以名顯而慕道之石又不及求文章家
者紹重璪不孝作先子逸德不仕其事業亡稱于世而人
之知者蓋鮮非吾子以其及知書之何以伸先志且蘇籍
後人耶維楨為文靜先生門生也先生處士之父某父事
先生遂與處士為弟兄處士銘何驛吳興之倪氏始顯于
兵馬監押某公至文靜始大處士自知喜讀書有遠志長
與先生自為師友研極名理非世儒所能解嘗走京師以
其所學干貴人不合即遂絕仕宦志人勸之仕則曰吾賴
先廢免耒耜勞苦得稱處士苦中足矣去家之北三里所

為毗山有園池花竹之勝先生且家舍其中處士時侍
先生遊息于此登山臨水或坐盤石竟日無一言忽有所
得則寫之於琴、不止又寫之於畫琴最善水雲遠意無
俗師趣數前族畫亦有求工于人識者謂與今高吏部爭
拙法於海岳卷至正元年處士之生四十九矣忽謂家人
曰買臣五千當富貴吾明年五十當逝矣於是預為棺歛
奠埋之具明年果得疾告其父曰釀早生一言一行毋欺
暗室毋負于大人矣惟溘先於大人不克報罔極為終天
恨天實為之奈之何或疾亟之日夕尚跡喪儀爾其子戒
勿用吳教俗樂問夜何其二鼓矣曰盍秉燭我坐令家人
勿哭遂瞑至正壬午九月六日也父文靜先生淵母鄭氏

男四長璵次肅次璋皆習舉子業女三長適閩元祿次許
適湯詠未行次在幼孫男一承孫是年十一月十七日葬
于烏程縣昆山塋之北銘曰
四十九已知非又知死生可知處壬不仕非不時五十
焉用富貴為長苕之曲山之昆處士之墓藏于斯視後
不朽吾銘詩

元故陳處士墓誌銘

吳興吳淑吳公嘗以產主禮事余過余錢唐次舍談其徒
之好學者陳君善曰吳人師余數學子文猶居為義理學
又曰陳氏代以貨權其鄉君始興學繫乎期輩古之人
端木生不學孔氏終貨殖耳此余稱其好學也敢以見先

生後余二十年過吳興而君與吳公俱已隔世無幾趙伯
陽氏將君之子嗣亨來謁銘因為之感而銘諸君名良能
字善之其先自陳武皇生湖之長興白石里子孫至今蕃
衍為君望姓郡城之南曰六老堂文地君之考德新號恒
齋者始徙居焉曾祖世昌祖曰裕皆奕世有德行君自幼
撫敏恒齋公意有屬輒能先事承之公善而撫之曰大吾
門者必是乎也長習國字學干祿于執政者不合即退閑
門讀書務求聖賢旨趣皆思吳公以躬行之要其言曰在
正心之正則上合天理近當人情盡此之謂忠推此之謂
恕時之誦習其語以自儆莫年治生此實業益裕復拓居之
北徧剏宅一區蒔花竹設器玩奉恒齋公以老壽九袞乃

終君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喪紀一遵朱氏家禮歲時
祀享極於精誠親所嗜好必其荐之緇黃淫祀皆屏去不
惑伯兄蚤世奉丘嫂以禮事仲兄情好怡如撫孤姪恩摯
如子交友以信遇宗族以仁厚與同閭諸老月為鄉飲以
相樂扁所居堂曰肩齋士友至者必款留聽詠久益不勒
君為人識高量弘兼善論教不苟同不詭激鄉之人受其
言視其行以為則惟恐過差聞于君即有聞必陳誠勸止
故其卒也咸思其人而哭之生于至元二十六年己丑閏
十月二十日歿于至正十年庚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
有二娶施氏子男一人嗣亨孫男二人惟一習舉子業惟
讓尚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烏程縣三得鄉陳鱗子

鳴先登之次用治命也嗚呼君孝友儀于家忠信行於州
黨學不為詞章而究名理行不為崖畧而趨平常是無愧
于名齋且名處士者宜得書而銘之銘曰

學以遵所聞孝行于厥家叶言確而人允行果而人趨
祿則不生度有餘我銘其人後不誣

青門處士墓銘

予讀漢唐史至公孫述黃巢脅取隱士如李業周朴輩至
於餘毒海而不免則格至鼎銘烏乎隱者之生亂邦幸而
免于歿官寺不卒卒為人所知乃致毒其身若此不亦可
哀已哉青門處士魏一愚氏無非任才冠杖者亦不知訪
其人矣而處士託于市門卒溷而勿靈越三四年以病卒

正寢後三月死復至處士之處與媒合同燬方諸迷藥時
隱人之不幸處士何幸哉是宜錄其人書之不使與齊民
同殆也處士性醇懿靜深恒怕外撓閉置一身密屋中如
處女然雖重客至不得面周親謁請或一見即送平日危
坐閱所蓄書凡萬卷然無他至制作味其旨而已其言行
可為人勸者疏以示諸子兄積為若干帙處士生某年死
至正十六年正月七日也男六人女三人其孤本仁持其
友王謙狀來謁銘予在抗時識其人遂為銘、曰
世之否無全士疾以戕兵以死吁嗟青門如處子觀之
毀節之微卒完所歸木以上 木棺也出左傳

挽辭附

蘇先生挽者辭敘

公諱大年字昌齡西澗其自號也世家廣陵性開爽元貞
有碩學奇才不受公卿辟舉丰姿音吐文辭翰墨雄謀習
所皆絕出時輩至正癸巳兵興走徐州工大將策二天子
聞而想見其人嘗官編修明年廣陵陷涉江隱二吳市門
又明年淮兵渡吳拜公市門起諸生句公誓一言振石鎖
萬二命定伯休兵公即冠竹服辟刀乞骸骨恣往還笠澤
松陵間別號林屋洞主庚子春爲舟泛三泖入霍城訪予
草玄閣日子閣誦十年起樓上第如春取物柰鼠輩方擲
偃日散死爭得失子宜蹇且退又曰竟疽瘰內潰腹背潰
吾將與子虹酣俱臨照光景鼎之真矣卯秋予登天平石

壁入城見公大堂公出妻子

事素黎園舊部東為予

留十月別明年詭抱犢山君貽余文二百十言奇語甚律
詩右夫有知魁紀公者何知年定約邀大小雪七十二并
約未赴而公逝瀕終自著墓誌文告其子曰吾年近七十
無憾者歟靈武親 鋤龍山為喬宜中死誓耳烏乎公
夢矣九京不可作矣死之後若干日與公所遊成某陶某
周某相承登于湫之于村山杪各賦挽者辭予辭曰

飄：蘇仙公浩氣凌八表 游戲濁世來 眼的古今了

却上食戩台 下視燕支沼 遺書於世人 翩若鷺鴻矯

雙雷蒼翠開 清約隨空杪 高樓舊明月 照我夢蛟蛟

見爾林屋天 屋天夜如曉

...

...

...

...

...

...

...

...

...

...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七

會稽錢厓揚維損廉夫著

書

與曰且索原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尅在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故每一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慶讓得一賢伯而所統諸侯不敢有侵虐之政無侵虐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便古之州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恣培尅也賢者

失也老者遺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
問有一二自強於職土之所當慶者不得譽于左右則覆
得所讓是非鬼白僨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克者如訴于
又不得已而謫其所欲者如謫之於鬼神遂致民氣鬱而
不伸小則乖于一邑大者乖於天下長慮君子其不為之
慄：哉伏惟閣下出身以 天子之賜進士閣下之任官
以 天子之寄耳目士有握抱不得展布者以為不得其
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得其時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
伯之任巡行州郡入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焉
民之鬱不知所伸焉則閣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閣下
之得其地者與無地等而閣下之出身曾亦何優于旁岐

雜進之人入閣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分
治哉某于閣下雲泥異途而名則同年也棄官以來已無
意于時事而僑居錢唐宮北南之會人有自南來談前政
便者之政歷々如指掌聞閣下行部福興已若干日而父
老之望閣下未有所聞覆有所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時
吾同年故輒有布于閣下幸閣下察焉上有以佐 明天
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闕塞南北行者之言也不恭幸甚

投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達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陰陽
水火勢必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矣伏惟閣
下清德茂望由臺憲表臣當監漕之寄乎兩浙編政以來

事之損益因革悉涉用罷一以公為遺包苴請謁無所容
枉察私門塞矣持三尺平架懸吏不得挽軌之私事息矣
私門私步一去以予甚之公屬宜之吏效職而弗欺江之
尚海之民皆願出于塗而服役於其上大課運流宿垢剗
刮最稱一專除命流下自官漕者來未之或聞也然而倉
瘍屬吏厄道課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兵是非枉直其中
朝廷遣使廉問而訖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自屈
者公之不伸于天下也故其抱柱受仰之人咸願決之于
閣下者以公之道在閣下也其得脫刑禁與省部文符而
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大抑之久則莫如某也某以父
憂去公令之繼而司令之課曾無一二虧欠而吏持文深

者猶枝蔓其罪不使其文符而去使公道不在閣下則吏者之言或得以移聽公道而在閣下則吏持文深之過也或謂彼數十人之去勢力使之也閣下不以勢力屈公道則或者之言又過也故某其不避僭罪輒敢自明一言于閣下惟閣下察之使移之大者伸抑之久者奮則閣下大道之公不以某一人而累不然或者得以其病公道閣下其能亡所累耶惟閣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絕文深更之過而解或人之疑且以恕某自問之罪幸甚幸甚

上樊恭政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大丞相公先生閣下某聞士有鼓琴於汾脽而釣書聽之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廊廡之志夫

聲被于琴枯木之器也而意之所存聽者得焉而況上之意發而成聲。發而成文者乎萬一遇知己之聽則其洞見所在者宜有過于釣者之聽琴也已伏惟閣下以中州間氣出為當代之英不事舉子學而為天下文章之宗士之相指數于下者曰許夫子而後有子姚子子元子姚元之後而有子樊子而已耳士不忘于見天人君子則已如有志也其不擬下風而求出門下者則其自棄者也某幸早職閣下於任公教叔之門閣下佐司于中書時敬叔嘗禮某持書幣不遠數千里請見閣下而以病不果行今閣下不在行垣去某之居不百里也某嘗僕、趨下風而又以閣禁之嚴艱于見也則其惟有遠處于野與田叟野老為

任耳然力不任負來而又竊食于吳教授市中兒以為妻
子之養周年之士有舉其於錢唐典市之官使苟食于市
猶勝于挾笑小兒去家僅一水隔猶勝于調邊數千里其
相知無踰于同年而所舉如此則某之不受知於當世而
切：於知己者之求蓋可知矣傳曰隱雷自天而昆蟲已
所陰而在漢而柱礎先覺幾之先動於物類者如此某之
於閣下懸隔若相絕而心動于閣下見于先覺則恒目睫
之近故敢不以再進為償而懷抱所著曰平鳴集者二十
卷古樂府辭者十卷謹上獻閣下蓋將托知己于閣下也
閣下倘賜之聽覽則某之心所存者將有自為其不愈知
音于汾潯者之琴吾不信矣謹書

上寶相公書

某謹再拜奉書於復齋司憲相公先生閣下嘗聞士屈於
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遇知己而不訕則亦與不知已者
等耳有本於此懷抱利器而以世之流言中傷不得與時
之君子者列必急于求知已非急於未知也急於伸志也
僕自棄官以終二親之養：既終而吏部不調者十年然
十年之中服近文章砥礪廉隅未嘗敢一日叛吾教也世
之目謂英傑之士往：有不遠數千里考總問業于僕者
則僕又以目信決非明世棄才也僕所著三史統論禁林
已題余言而司選曹者顧以流言棄余謂楊公雖名進士
有史才其人志過矯激畧之莞庫以勞其身忍其性亦以

大其器也。抗口務天下之都務也。俾提舉其課而後除以清華處之。未晚也。僕之不過如此。屈於不知己者也。士過不知己。雖孔孟聖且辨。不能白於人。矧又蔽以流言者歟。伏惟閣下以高等進士。賜出身。號龍虎之榜。不二十年。歿。歷清要。為明天子耳目才賢所在。雖仇必舉。雖草野必訪。矧又屬知己者乎。而僕未嘗伸吭鳴一言于閣下。則仆之自棄罪也。僕在吳興時。因嘗執筆以登載閣下之治績。在錢唐時。又嘗借歐陽生以侍筆楮于閣下。則謂之舊知己可也。久必待遠。必致者。儒行之言。舉舊者如此。仆為閣下也。久去閣下也。遠閣下在高要。舉舊而不改。儒行信其賢而不信人之流。言則僕之不避瀆而鳴。知己于閣下者不

得免也庸自輒敢有布于閣下惟閣下賜之覽察焉則仆之伸于知己者在閣下而不在他人也決矣

代宋無逸上省都事書

去秋攀餞舜江伏承教誨與誘意甚勤懇若將推而納諸古學者之後公卿不接晚生久矣何幸親承其寵是以感激忖度且忘寢食思所以報知己孔子曰才難其始讀此猶以為疑以為人苟有志何才不可成矣難之有更涉七八載志雖不變而其學視之古人奚翅霄壤之殊然後知才之成信乎其難也蓋某自九歲知讀書陋邦之中無良師及誦習數載雖訓詁莫曉年十六歲去學吏時家作益落先人沒七年矣十日讀書行錄至范文正公事悚然如

有所發願如古人所以立志然猶未知所以用力今年春
游暨陽從錢屋先生學春秋方其欲往親戚謫其迂鄉里
哂其狂幸而楊先生遇之如骨肉不然不能一朝居也幸
粗聞為學之方則循序漸進供其心而盜其功者為庶幾
也以故絕去狂妄躁急之心掃洒一室寂寞自若宜五六
年而才亦不知其成與否也目顧蓬單之家累從產薄生
母年近六十悲嗟太息以某雖從事於學而不能略有所
補於是奮不知恥面見公明嗚呼不有知己如明公者何
以成其志哉某於明公其分甚遠絕一旦拜下風即謂可
教心待之以禮其後數進見恩意彌篤伏語之曰人以貴
盛而遊于卑汚者多矣生微賤而能卓然自立未必不至

貴盛也勉之哉某立志之迂雖親戚不見閔而明公憐之
若是則世之知己者未有深于明公者也遇知己者而不
求所以自伸則與自弃者宁有異乎故復陳其坎坷之狀
達于左右伏惟終曩日玉成之賜為之留意使上有以寬
親之憂下有以安己之志得致其材之所進而無難成之
歎不勝感恩之至罄意而言不覺繁委惟少垂察焉

與吳宗師書

僕讀傳至孔子稱老子通禮樂明道德之周遂師老子則
知先王之禮樂道德 老子者未墜而孔子師焉孔子師
老子則老子道與孔子道弗殊且老子周歲室之史也又
知其學有資於時君不徒五千言道德之述也後之道家

宗老氏太史公取其言約而易於事少而功多故西京賢
君資之為南面之術而成清淨寧一之治其效不誣已迨
效者宗其傳而欲滅絕禮樂提仁義曰虛無可以為治
吐納可以長生則吾未知其說也我朝抑黜百家尊上孔
氏而老氏之宗仍俾其徒中教章以禩治化故今孔老氏
之學並行而不爐火老氏之傳至後漢實為輔漢氏之術
其數能使上之人恭己垂衣裳而治而庶類之繁幽而百
靈之祕罔不從今而受職以驚動之古初之所無而實吾
先聖師之所不能有也宜上人攸崇之呼為天人之師法
屬國不得私懷劍章而俾得懷之王公大臣無不名而拜
者而俾得不名不拜其恩隆數矣人絕古之所無也天既

昌其身姓以壽其術必昌其徒以衛其道如今桂堂氏與
足下後先出乎其間蓋不偶然矣今 天子留志史學以
館閣之才為不足遣使草野以聘處士之良而於足下濶
去廣陘賜之燕坐訪問至道以及乎歷代圖史成敗禍福
之跡足下片言又足以了效可否雖一時稱良史才者不
能過比之鼻祖藏室蓋 有光矣傳曰學老子者絀儒
學儒學亦拙老子某儒者徒也孔子不能不師老子某其
敢絀老子而以足下之道為異而不資求其所至者歟某
蚤年以試藝上春官識足下於京師足下還山而某亦去
官又與足下會于錢唐湖上然未能獲一議論 交一文
字之往復近因足下高徒某南歸蕃陽庸是上淑孔子師

老子之原而知足下之道未嘗余悖者書之以達掌記惟
足下不以儒學為繼而有以先王禮樂道德之未墜者教
余則幸甚三火統辨若干言大禹觀銘仁清觀碑二通隨
此錄上不宣

說

鈍之字說

雲間郁生又名之曰銳請字於予予字以鈍之銳必鈍銳
不鈍養銳者摧矣三尺之鋒出削示人曰孰敢撻我而敵
有折之者鋒不藏也鋒銳而藏于不銳其孰能禦我之銳
哉故曰銳以鈍養老子曰大辨若訥大巧若拙老子之辨
養於訥天下之辨莫能勝老子之巧養于拙天下之巧莫

能爭生之銳養於鈍則天下之銳莫能敵矣庖丁之刃十
九年所解千牛而鋒若新發斲者何也其投刃於虛者鈍
以養其銳耳鈍之勉哉以銳用銳二下有攫之者以鈍用
銳千牛之解者恢二乎其餘地也鈍之勉哉毋輕用銳

數說贈吳鍾山

予讀吾志親趙達九宮一算之術其計飛蝗推鹿回冥某
年月日時中之類其應如神公孫滕事之為師欲得其術
而為此術父子不相授受也夫聖賢道學固有授受而術
者之本雖父子不能相授受也學不難于聖賢乎松江吳
鍾山以大一九宮諸算之術鳴江湖間自謂其學傳之父
竹所君竹所有傳之其父一峰君趙達父子不能傳其傳

而傳鍾山之傳祖父孫三世非其天授之性異於庸衆人
遠甚能之乎故公卿士庶咸知推尊其術而鍾山亦自闕
其術不輕以語人余在姑臂時鍾山持助教宇文氏詩來
見予不知其能鍾山亦不言也余遊松鍾山又見余璜溪
之上乃曰先生棄官已十年數盈十必變數豈有往而不
復詘而不信哉截自四十九而往為余下著蓬萊之事
某年日起某官某年日移其所某年日當調內某年日年
來數事而先生已在水之南山之北矣余為之莞爾曰日
中則移月滿則虧天地之恒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君
子之用數也故君子得時則義衍失時鵠起數之一定者
在天而用之隨變者在人故君子以理占數也予徒能懸

吾以一定之數其能之乎用數之道不為數禍福窮亨者乎鍾山謝曰吾能知吾之所知時不能知先生之所能也請書其說彜循海而歸見予方外有道原衍禪師禪師靜閱物之盛衰而其所傳之道有不物之者在與吾不異也出余言以質之

余說贈夫容子

客有夫容子者過余談壽富貴人之命曰某不道也而莫踰大老至某不仁也而皆連鉅萬不學無術也而官極隆品叮德之不勝身命也奈何予莞爾曰甚矣夫容子之不讀書也予不讀郭先生之議北宮西門二子之厚薄歟則知命有亡齋乎德者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非愚夫也皆天也西門以命厚自務北宮以得厚自愧皆天固然之理也先生之言一出西門不敢言遠北宮退而衣褐有狐貉之溫食穀有膏粱之腴蓬廬有廣廈之蔭華輅有文軒之飾終身自然不知有榮辱之在人在我也此德勝命說也夫容子談富貴人命屢矣未見譚德人之德浮于命者予游東州金華有鹿皮子武夷有清碧君會稽有梅梁道人皆窶而有隱德不願乎人之食肉衣繡連櫬之居結駟之騎者也子往見之誠以吾言扣之其識德命勝不勝之辨已夫容子行書其說以去

析字說贈陳相心

析字之術原出于蒼頡而得說於子華子頡之制字象形

諧擊各有其義子華子於制字之破嘗推其說曰韋革雖
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以此知物之剛柔雖不
同而同於一也蓋使字之寓意義一一若是楊雄許慎之
說不亦闇哉永嘉相心生以折字術鳴于公卿間其推原
禍福考索成敗亦既驗矣生亦能以子華子之所推之乎
子華子曰無數無有隆庠無形無有成虧生能泯其數形
勿使庠有隆之因成有虧之漸吾且許子得道於頤之初
而游于河未圖洛未書之天已字之制亦何有哉

神鑿說贈薛生

嘉禾相者薛氏以神鑿自命裝潢名公卿所贈鑿卷訪余
雲間以舍自乞一言余莞爾笑曰生知夫人鑿乎物之善

盪若鏡者珠若髻若靈石若止水若白明月而鑑之神至
人之莫能洞物之微其鑑之神者大無外小無內前無古
後無今通說莫之適度說莫之度此人之鑿之至也君子
誅神鑿者曰升向氏之於伯有也子輿氏之于筮括也郭
泰氏之於史淑賓許邠氏之於曹阿瞞也又高而神之國
澄之鑿可竊也辛有之鑿被髮也延陵子鑑國姬公旦之
鑑世也已至乙鑑惡愈推而愈神若是者斯可異語神鑑
也已嘻是豈許負氏之細伎乎生之神鑿其亦諱是乎生
遠巡拜乎于願曰車馬走于賢聖之鑿乎吾知願字為庶
先生大人之大余鑑不啻許負氏之細伎也請書卷首為

薛氏月鑑誌

說相贈王生

子史鉞之言曰收天下之士而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相韓信者當背而後背啓信之叛者相也相鄧通者當貧而餓死緣高之富通相也相英布者曰富黠而後王縱布之為過坐法者相也相韋昭達者曰貌魁而後貴縱章之毀厚遺體者相也劉侯相桓元子曰子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啟溫之懷吳而卞軀者非煥之言歟來和相晉王廣曰眉上骨隆貴不可言也啓隋文之廢嫡而長國者非和之言歟故曰收天下之士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客有術唐許之術者曰王生松溪來訪余睦州談其術於廣坐中曰某人下吏也術經業可封侯某人存心孝恭當

享遐莫果人夙有德德當及上弟子弟之曰善哉生之言相也吳乎吾史鉞之所陳者乎吾聞嚴君平之下也語於人以忠孝得曾子之教若生之語相于人不得曾子之教者乎生別余上京師求一言敘行卷故引余史鉞而復有取于生之言者書以為贈

仁醫贈劉生

仁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則伎之仁而善濟世者莫如醫也及讀扁鵲倉公傳則怪其方術之仁而鵲不能令終倉匿迹當刑惟少女危不免焉何也史謂美好者不祥之器子觀鵲祕所傳方時昭名譽於諸侯此取媚得死之道倉扶鵲祕書沃人死不為人療病使病家寬之此又取怨

得利之道何尤於器不祥耶倉之師陽慶公孫光也慶亦
庸理人病先屬倉積方勿令教人嘻師弟子一何不仁之
甚耶河間醫師劉本仁壯負遠志北上京師不得志輒放
遊名山至虞阜遇至人授以肘後書洞究醫家微遂以其
伎翱翔吳中吾喜其視人病疾若己有之施醫不以貴賤
富貧二厥志其蓄奇祕不異於扁倉而施方伎職理病實
上於扁倉者若本仁者可稱仁醫知本仁而謂之器不祥
可乎若至仁者校鵠之祕又孰愈授祕本仁乎蓋本仁儒
家子臨江教授之孫宜其得實之仁而又能廣仁之施如
此本仁字起元即自號其樂室同仁而求言于余故為作

論

馭將論

將國之爪牙也馭之善則得其利不善亦足以致吾害蓋
驍武勇鷲鷹搏而虎噬者其素所蓄積也又況有挾刃而
驕恃恩而放者乎故臨時馭之以智術而不勝者不若平
日束之以威令之愈也蓋嘗觀漢高祖以術御韓彭者不
幸不勝則殆矣當時如韓王信陳豨盧館者皆號恩昵親
黨亦遠起而為亂高祖倉皇奔驅而僅勝之吁一有不及
天下非漢事矣然則漢之有國不幾幸乎及觀周世宗之
馭下也而後知高祖之勞於智術不如世宗之逸于威令
也世至五季將之驕惰者甚矣梁唐晉漢大率以是喪主

威而至於亡也世宗振起獨秉威令以下陵上替之後何
與受能不用命兩人一誅而後世宗枕于不臣之將王景
韓通輩收其爪牙之力如獵者之役鷹犬耳其去高祖以
術御將幸而勝不幸而幾敗者不亦優乎今淮吳府之僚
將也皆一時昆弟交也蓋有親昵恩黨過於漢者大抵以
權利相合則亦以權利相睽慎于利害之際不能無疑則
隙之所失矣馭之稍失其道則有快二恥于北面者不可
不慮也慮而後結之以恩之不矜寵之以智二不勝則
將若之何吾為此懼嗚呼高祖之術世宗之法惟善馭將
者審其勢之利鈍而為之所也故作馭將論

夫人心者天地命之所係國脉之所關也劉文叔之中興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此人心之思漢而文叔收之以中興也郭子儀李光弼之匡難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此人心之思唐而李郭收之以匡難也故曰人心者天命之所係國脉之所關收人心者要常使之如父兄子弟之親：出于天情之固結而不可一日離而去也人心一歸天下事無不可為人心一去天下之事解體矣載論全蜀之人心在於關江漢之人心在於城一關失則三蜀皆無以自存一城破則江漢無以自守此無他人心所固者在關與城也二廣之人心在於嶺兩浙之人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二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

一舟渡江則江左之民皆潰發而不可支此無他人之心之所固者在江與嶺也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人心固矣今日之人心聞下所知也其收之固之之術聞下所行也然有離而去者何也官軍所之先以花猫金鎗之黨蕩覆我民舍離拆我人心使之荷擔以待楛負而去吾之屋廬皆為彼之營皆吾之牛羊皆為彼之贈矣妻子女皆為彼之奴婢金寶財物皆為彼之畏囊城郭之民養卒如養虎田疇之民避軍如避寇今日人心離而去者以此尚能為割下守要害乎聞下以誅討賊虜恢復王土尊獎王室為已任則請以收人心固人心為第一義也吾故斷之曰

人心者天命之所係國脈之所關也作人心論

總制論

吾聞兵法在古有五乘之制五乘者寧法之根本而人心之所由以一者也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戰之克者無也僅語曰十人一心有利冒金十人十心無利冒針夫使百人操兵而攻虎者虎勝使父子三人荷鋤而攻虎者人勝何也百人之心殊父子之心一也此言慶不可以喻大總制之所以名者一衆心以制敵者也非徒一號令一服色一旂幟一金鼓七投虎龍八陳之法也夫一衆心以制敵則非律以五乘之法不可也人心有所不一維十萬百萬之衆而心各心於百萬則固不如十人一心之為利也故

戰之勝負不在士之多寡而在于心之一不一也秦誓有
億萬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商民之衆
心不一雖衆無所用之周臣之心一雖十人而可以敵億
萬人之衆也後世五乘之法廢士心既不一而將帥又無
所統至於忌能爭功一麾之下自分疆界一捷之中妄分
彼我諸物之心如此况可一知士之心乎吾求矣將帥于
三代而下如春秋卻克士變藥書者亦可稱賢將帥矣于
鞏之捷克之言曰君之訓曰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焉變之言曰康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書之言
曰變之詔也克之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二三將帥更括
推讓不自有其功而中軍統屬未嘗紊也今秣陵之喪帥

者衆心不一也建德金華之維喪者衆心不一也各帥之
出鎮東酋者曰漢曰淮曰揚曰滄部落衆矣而衆心果能
一之乎總制者果能盡制之乎諸部之心未能如周之亂
臣又未能如于韋之諸將吾恐維為秣陵建德金華者可
畏也故以古者五乘之制周亂臣與昏三帥之事為總制論

求才論

可緩而不必求者天下之常才不可緩而必求者天下之
奇才也蓋事變出不測者非常才之所能才而必濟之以
奇才奇才不可咄嗟而得也必求之至蓄之素也譬之醫
家之蓄物也燕魚草木之劑出于市之所易得者不必蓄
也至於山海之奇產非市之可常得者則固旁搜素蓄而

為吾卒急之用也。今寇之窺覺于我，忌有不測而起者，吾猶夫常才以處之，以為其人易得也。其術易曉也，其需易應也。譬之治奇疾而欲用草木蟲魚之當劑，其不誤而敗者幾希矣。今天提市井之衆以與悍敵抗，出奇謀秘術以應其變而制其勝，或單辭片檄而下其城於帶甲百萬之衆，則必用夫不常之才，乃可耳。其人於千百人中或一人為千萬人中或一人為不可朝取而暮得也。必先君以求之，至蓄之素而應吾不測之用，如山海之奇產，然後有以應天下之奇疾也。於乎天下之奇才，王伯之佐乎聞之謀主，亦代未嘗乏求之而不得者。以求者非其道，求得其道而又用之，或非其所也。急奇才者不咎吾求云，非其道用

之非其所而啓天下之無奇才也不亦過乎劉備待堅嘗
知奇才於葛亮王猛故求之急而任之為語主周亞夫亦
知奇才于劇孟求之緩然資謀於蕭寶寅亦知奇才于蘇
湛用之失其所而乞錢以去李密亦知奇才于徐洪容用
之失于緩而其人已在泰山之矣惟閣下立賓賢之館
於奇才也亦知所求矣然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則孰
愈安坐而不知求者哉吾以為閣下圖伯必得謀主欲得
謀主必求奇才故作求才論

守城論

城以保民為之也城不保民則不固不如恃民之為固也
故曰衆心成城以恃誠不如恃民也苟得人心雖畫一

地而守植表而限可也不然崇城到天巖扉重閉我之民
心內攜而外牧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國也昔梁伯玉城而
而不處罪而不堪則曰某於寇將至楚囊瓦城郢而沈尹
戎戒之曰苟不能衛能城無益是皆恃城不如恃民之說
也今錢唐新城雉堞既定地隍俱備人度作者之少難吾
猶慮守者之不易也南翁之言曰居城者不築之城者不
居姑以進事明之四明之城不曰禦方寇乎而方寇居之
新安之城不曰禦寇而寇居之睦州之城入以禦胡寇也
而胡寇卒居之豈非前轍之驗卒藉諸圖志臨安之城死
一百二十里宋人興築歷十有三年而不能完其半今之
板幹取於時月之間雖有神工鬼役吾不之許不至牽

架以成自莽滅裂之功今兵疲食盡不以此時為討虜復
城之舉而為此自疲自困之計此虜之竊笑吾禦敵者為
無術矣昔齊王任松子者守南城而楚人不敢擊弓而南
下任昉子者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漁于河是二子為國長
城不啻金山鐵壁之固者不優于一百二十里之雉堞也
耶今閣下之守工惟知一城而不知恃民與恃守將也興
築已遠五郡之民則窮矣力竭矣小變怨而叛大變寇乘
而至矣此時雖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閣下所能有
也惟閣下省之慮之此者占於人子者又有占于天變者
六月十九日庚不七日地震此天變之驚于閣下土石之
疲也至矣閣下不知救人心以回天意吾未知其可也惟

閣下以吾言省之慎之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七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八

會稽鐵屋楊維禎廣夫著

傳

麴生傳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盎或曰需或曰耳或又以
其善眩幻顏狀呼之曰皂曰是曰霜曰差有姓之者則斥

曰為

一本作醇下
名皆作酒邊

皆人好惡之辭非生本名也生初降精

于星乃子于麴母媒句師造于夏人儀狄氏或曰陶唐時
已尊生于繼器堯祿之千鍾舜器重生亦酌之以黍尊其
人嘔二溫雅凡冠昏朝聘燕享禮無預號為通才尤善導
引辟穀之術故其人最善壽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

漸其化無不睟而陶出其性真然以為剛則悍怒者化柔
則訥者倚之有言煥者狹有之始生徒儀狄氏進禹時先
自荅其繇曰得醴于泉得祿于天寶用禮節其爵世延勿
用甘言至于流倫則用不顛坐得由不往狄強之禹見生
于食前果惡之曰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國者迺
與狄斥絕之五子遂述禹戒以作歌至商武丁舉傅說以
生自喻而期說為藥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為深池位
生時伴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誠之不入
妄也商亡入周暨商轍使正掌之大首監之周旦又以戒
成王王亦以誥康叔生後遊魯幾以薄德陷公于楚生名
稍減退放驛市聞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興苛律禁生

羣聚民間漢高皇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始孟賈家逮定
天下生在上所羸臣皆倚生宴貝上至甘爭上罪生申用
秦作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金四銖文帝時始賜生於
民脯三日武帝晚年耗用又俾生烹推民間利豪析不道
雖博陸侯若私藏生致京兆吏齊關推鑿鑿以捕盜法
衰生隨好事者時一主楊子雲家以問奇為事生將隱去
矣曹操枋國以年饑復罪生表上禁錮法將作大匠孔融
力爭之不從君子恆生之行禮與頤養民者迥終以推與
錮也哉生歷晉唐名復盛陶處士潛家無資劉始成送錢
二萬潛即轉生受不為汰唐諷議大夫陽城所得俸錢
計贖之外餘悉送生所生亦不辭生迹若嗜貨心實悅盪

無叔計以故不問人賢否貴賤老穉皆獲與接顧獨卻交
老嫗氏與衰服之士其人或潛至生往者生輒能形見之
其去就辭受非人取量若此惟性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
亦貧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竊負氏至臨邛人不得窺決
生得狎之墟頭晉阮公籍東隣有美婦亦與生狎至北王
安豐輩時二過生所借生執卦婦側未與去永安婦交掌
娛人則法士所羞談也今上起生貴州從事上見其貌古
而中粹然問壽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于今二萬五千四
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惟不死
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都及養老錫功一採古禮生定一
代歲稱上旨升從事秋款伯又加爵醉鄉公食若千戶後

歸老于鄒莫知所終太史公曰余嘗疑麴生之為人稱聖
矣而溺之者亡國殺身則斥曰狂然交神明構遜俎豆又
何其唯耶然則生一入顧用者何如其論者良將伏一軍投
河上而三軍為之死一陷反間則宵遁為敗軍之將此其
用善不善效也觀其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千世可知已

冰壺先生傳

宋蘇易簡欲將冰壺先生傳而不果密溪清上人請余補
之且屢奉蔓菁供逆為援臺傳曰先生姓蘇名道字受辛
始祖出蔡其後分旺蜀者蔓菁知名于諸葛武侯亮亮嘗
稱其有六利蜀子孫名于唐者曰金城土蘇先生金城後
也性甚清淡生不嗜糲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

濟民具苦無食而相異日徒以三百鑿黃為其科錢耳然
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
時出真根苗三千貴人鼎自臣薦吾用能使歲不饑不然
民有吾色且能咀得吾本者易事不理貴人斥之曰膏粱
備福須黃馘類古野逸雖釋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
惟太學生友最密嘗相誓苟富肯毋朝夕忘人有誦者曰
太學生腹彭亨五經苟膏菜翼五僕食客曰淳母氏梓氏
庠氏等凡八人咸謂席上珍八寶或取厭于主者必召先
生與俱三人甘齋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即爽健起立持
先生板其族種蹊如至終不與八人者爭進故八人亦無
媚之者後豪侈家有想聞其風采而不可得輒呼帳下兒

趣庾氏即道及中年今苟用大先生其風味終不似也先生嘗雪夜有故人痛飲至夜半吻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涓淡之皆有根依齒牙嚼之成宮角已而爽入肺腑清冰瀉玉壺也故人俟曰今夕啟沃之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此顧無以謝德厚死謚先生為冰壺從而歌曰我心兮如醉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菁琮英何以報之玉壺冰後先生以齒終于家門人尚易名先生舍冰壺無當者遂相與謚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陳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走走為東居蔡者如草為疎東後有罕有聞而陳族蔓天下至先生世次莫詳聞其先薦進楚惠王以蛭事疎去漢有多平者

從華陀方為吐烟若蛇人以為奇先生邁種德而以相
者言不任然歿謚冰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不衰豈
以祿食哉

冰壺先生蓋蔓菁連根蘆者是也蘇公周曰違咀數根
其義可推予嘗於霜夜酒渴起詣中厨覓水鼻觀忽觸
寒蘆香則悞蔓菁在瓶次取啖其根渴隨醉而酒俱消
矣時惟歐陽齋冰壺先生當立傳之曰與蘇公同一道
而傳則同一久焉後見錢陸先生為蘓公補傳文中所
謂咀吾本所謂連茹至終所謂言必有根依者於冰壺
為是錄非惟補蘇公之道實有以慰余心又缺云中吳

孟潼書傳後

白威傳

白威，其先河內人。

河內曰獲。

在右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國，未

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若，曰鮒，曰虎，者始入官。共祭祀賓客，

膳羞事。周末，子姓昌熾，在齊東海，蟲聞環水，以自圖習風。

沙氏術曰：以陰陽水火煉修為事，其最切者名成金。

堯子笑言。

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密，遂進笑夷吾介之通齊。君自贊

吾笑，用可使齊富強天下。夷吾力諫，侯曰：齊國貧且亂，而

使成舍把道，利不用，是仲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

仲為君得利，師惟君法為齊侯喜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

驥，服其鎧，裝為關土海濱，鑿井築灶，益節比。若拂廬然

使頻煉，修其中，民操手觸禁，不得犯。不一年，功地沙上皆

成白銀抱利充然而齊霸天下矣。繇是齊侯請於王，賜爵
鼎侯，封其國曰海王。俾世子孫食邑凡若干戶。成去鼎侯，
丁世。廷曰：潤下與母富，氏娼禱于灶，得成。漢青龍壬戌生
月丁未日，考推曰：成水命曰竄，旺火伏。壬戌大海水運一
本月入庚伏

轉實能贊國家，際石成為人。魯重賞自負為席珍，與度嶺
梅處士氣味同。酸醎結為伯仲交，而世未薦進于上者。會
吳王濞取士于魚鹽東海人，遂以成充賦。王見成，膚玉雪

星，然笑曰：成所謂江漢濯而秋陽暴，高乎尚者用之。吳
富遂中他諸侯，然漢因是以橋已，則亦成有罪也。武帝元
封間，成用齊東郭成陽薦，蹠到大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

有九。文徒應前
未有官特維陽賈人桑弘羊、南陽大治孔僅皆併

白附咸議得罷幸咸自謂遇不滅鼎祖然國未富而民先
病笑咸在官若干年徒糜牢廩而續用弗成廷臣有欲烹
其黨犯羊者帝晚年亦悔用咸猶未罷遣又學士羣議咸
失皆願罷咸而後化可興咸自是稍引退云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主者竄喻於利
我嘗見闢孟軻氏成一志利民覆民是病古之利民不
民之利而民自利：莫大焉咸通異是故自齊營民能
用白氏斤：使其君羈後之得其利者或寡矣嗟乎當
咸過大漢便勸其君除苛令調齊衆咸而無德之者庶
幾鼎鼐之佐哉

璞隱者傳 為海虞繆仲素謀

隱者蒲氏名玄玉璞隱自號也上世祖徠入戰國有任齊
即墨大夫又為即墨人其始祖曰煜氏涅者隱祖徠山得
煉形術初煉体赤再而青三而玄其面老可鑑文有五龍
章涅初生時筮之繇曰震水其相離火其光非青州黃玄
斯用章水石摩盪吸陰吐陽以相四日天下文昌厄祖危
氏古用鍛韋文塞而啟與勝氏同傷孰愈璞隱卒退于洪
家叶俊捏相倉頡氏制字太昊氏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煥乎其有成章皆涅子姓也秦氏有由即墨隱泰山始皇
東封泰山遇其人爵為五大夫及坑焚翫作殃及大夫胤
子在官襲封松滋侯惟用于刑俾議黜劓事時上愚視民
曰黔視松滋上黔耳松滋之後曰瑜虞在溪賴尚書令僕

薦引與管城子類同升道亦不行蜀人揚雄氏居家習玄
學退而依雄之上長楊賦非藉廢為客則不能見翰林主
人故推始終以客卿呼之廉遂隱于蜀子孫不聞有顯者
聞浮提國有分派曰金胡氏汗洒地能幻文成字晉有九
子者與二陸為交字交然亦不利人人多利陰陽婚家時
祝辭曰九九子子生之松滋宜爾子孫蟄如螽斯至宋紹
興而立玉始以璞隱自秘不知生父氏曰云繆公子稱知
已繆築軒居之且以其姓二軒權貴人諧蒲軒爭欲致璞
隱璞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蒼頡氏呂用佐功文明文極
而僊天厭僊火嬴氏况又僊嬴後者乎予不隱其有不以
吊漆氏者品蒲成此予璞隱亦應祖慈晚年得道自說曰

吾用物積多吾壽可以故聖木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焚矣

得吾道者蓋鮮矣

李廷珪墨可以刻木人水火不壞

大史公曰上古有黑齒氏涅出燧氏其黑齒交乎中古
抵竹君亦由名氏改墨氏至璞隱又昌蒲去墨氏其先
雖爵顯于秦賤與黔等孰與無赫二名帝皇也而功煥
然在天下嗚呼璞隱用不用孫天下取舍不幸殘于黔
鈴窮于雕篆点仲矣乎始絲之見也若璞隱者謂之隱
無用又者非歟

竹夫人傳

天人竹氏名茹字珍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為孤竹君之子
曰智諫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 周粟餓于首陽山且死

呂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年後當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
以拯世之渴熱然未嘗如履子婦之墮其節也越若干世
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篋器成將作匠
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圖轉雖與
人狎其情邈亦如木偶氏諄夫人者無彛斯分而善之者
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
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雪之以為想臂體膝辱夫人而
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青節終
恥屈身于人鉛華縣臬弗之御矣荆釵棘簪之微一皆弄
斥由王后嫉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
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汚其潔先是得長生久延術

於翼娥氏用能辟穀遵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秘
當矣而出方秋節遁去囊括其身自比維有甕人或謂尸
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子天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
為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壺丈人同蛻去云

學圃丈人傳

丈人出蕭史氏生龍虎之鼻高居會稽之陽丈人生而機
怡絕人長而慷慨偉風度有治天下之才而不奸于仕晚
乃弃儒衣冠入道研窮至理又自理于群以老圃為事抱
甕握帚不自以為築亭圃中既以字之人且以學圃丈人

日之怪而扣者曰孔子大聖嘗更粟田莊周大賢嘗更漆園未聞以老圃為事如小人之樊而見絕于聖人之門文人勃然曰有是哉彼有雖絕卿相桔槔于園幾于近各攻治陳言腐澁為絕不窺于園几于喪真吾幸免乎二者之累園公圃更為社為隣人無識我亦無識于人烏知我不如老圃與古先之至人扣者適然欲退丈人復止曰汝以予為圃人乎計告屠以圃道也理圃者理天下之範也圃而疏茹出為藥果實為材木出為凡地產之利無窮屈為一日不治則利害廢可不慎乎哉噫吁嘻北客為踐園而漆室女之為憂者長也扣者再拜謝曰始吾以丈人為鋌丁不知其為有道人也野更賦遂道人為錄其詞為傳

而又贊之曰

樊須氏之儒叛教自恣子陵子之鄉盜廉自污吾非斯人

之徒與其列禦寇之居

列子隱居四十年

漢番之徒也歟

魚曰鈍生傳

魯鈍生不知何許人或曰東魯人也六歲善讀書日記萬餘言十歲能為古歌詩長明春秋經學狀貌奇古人以為偉元氏魯鈍生笑曰使余氏西域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日之長耳不幸生江南為孤雋落魄湖海間以任縱自廢浙憲使者嘗辟生為書史生拂然也把成素與俗胥離立大官前非吾業亦非吾志遂卻余嘗解後生西湖之西東湖之東與之登天目歷七十二峰題詩絕壁工間達

山中異人讀之咸擊節以為人間奇才也生酒餘必歌詩
之餘索余莫邪笛作君山古弄。闕呼山童出拖尼錦
囊中宣和賜墨研銅雀甌瓦作涪州秃翁古木石及中歡
外史雲嶠圖自謂在古無上人欲以貴富勢得之弗能或
過江海奇士不需而乞與之生剛果康直見人過不能容
或面折之有一善則又稱道不已其是非曲直之性頗與
余同故余在三吳山水間多與之遊晚年著書自號金馬
子有太平萬言書約余北上共余三史統辨陳天子之
庭而予未果也今年春忽自葛峰來會余雲間曰吾將挾
吾人為太史遊遇偉人間余為誰余嬾自陳請子作魯鈍
生傳故余為之傳云

楊先生曰余及海內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其一曰茅
山外史張公雨其一曰大癡子黃公望二人老矣晚得
魯執生至殆明經不肯冒西俗舉性正矣及過避又不
肯諂事貴官蓋高矣樂從余遊山水間適酒後吹錢笛
和古歌章若狂矣而晚將獻天子書陳天下利病成
敗其果狂者乎

慧觀傳

慧觀東越婦也家世業儒未笄時大父異其警悟授以五
行書長而益深其學推人貴賤禍福往來奇中中早年祚
落從其夫游江海間天亦儒家子得妻之術相與簾市肆
售其術問者則皆之慧觀氏慧觀清而弱日推言數人得

錢給薪米即謝客過其門者莫不日而駭之余嘗與之語而吳其人蓋非婦人也蕙觀之言曰吾不幸形婦人以生而不能以婦人自處又其不幸也厘不幸而以生日日為人言貴賤禍福是特以生吾之生不知生吾之生者果何言取乎不然形吾累也然天固假我以形而實無形也泯我以言而實無言也以言求吾猶索日于影况形乎且吾之為吾亦非吾之所得吾也吾特吾之耳又不知吾之見者有以吾之不吾者觀吾否乎然則世之罪我者固不少於生我者也揚子曰婦人之言有是哉觀乎觀乎可以婦人目之乎吾聞嶺姑射之山在北海中有仙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身雲龍御飛龍而遊于四海之外

火浸稽天而不瀾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熟不知瀾我
者人有所謂水火者焉觀室處者必千里而遊蓋無一日
而不在水火中也不為其溺且熟其乘氣御飛龍而遊乎
四海之外不自千里者始乎觀乎觀乎吾以姑射之仙望
之矣居北海之中者被何人哉

葉政小傳

政字克明姓葉氏淮陰人自幼警悟知讀書自奮拔既冠
以幸擢充浙省幕史善建白論裁常依名節上官奇之至
正辛卯隨左丞字羅帖木兒討海寇壬辰侍平章伯顏帖
木征湖廣克沁陽銅陵破蘭溪渠魁徐真一皆剽平戰水
賊巢屢獲賞給丹陽縣富民來貢輸漕至蘭溪見政與語

莫逆即以兄禮事之未幾起程赴沔陽泣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死生未可知兄平生篤信義願以資囊相托政固辭弗獲俾章手緘藏之逾月章鄉友朱讓率其奴來曰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請其資囊政曰汝遇物予章章未嘗語我：受托章義必質東氏明以付汝來以政匿為已有銜之明政抵京口會朱氏父子坐丹陽驛門啓囊緘得錢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珠八千粒衣帛有差歸之木又得錢五十緡黃金五兩白金五十兩珠五粒歸之朱二氏感其酒食以謝政不答而去政居軍中凡五年志心金穀遇有功輒驗格言諸上官上官以其致力亟遷移文薦之授其官父季實從父蟻心前至元

俱奉詔入覲李實授行宣政院都事瑄心授翰林直學士
有文集傳于家

小鴉傳

小鴉者錢唐人姓張氏名訥字近仁其父某鄉校君性鯁
直面折人過無忌憚人呼為老鴉舌訥性如其父人又呼
為小鴉游吳出長紬書一通芥鉞黃葉蒸餒王張氏欲官
於私文竟拂衣去 大明天子遣使浙河招異等材訥在
選中凡二十五人至京師見 天子謹身殿各實其獻所
言訥笑曰汝輩封禪上殿為爛紙語不若訥禳在尺冢中
竟取決於 天盛咫尺下從則留不則還山也此言者出
訥獨後留上問留故訥曰請與生詳言首言太廟次千步

廊成丁勞死。帝上首肯之。枚後丁生還者若干人。授官斷
事。張氏偽官沈善。夏豈除官。憲府訥聞。即走奉天門下。白
上曰。沈夏亡國。傳而置之。風憲非惟辱法。且辱朝廷甚矣。
上譴其論。即黜。退連百餘人。銓吏嫉之。調訥山東縣令。上
嗜銓者。罵曰。汝輩雞狗忌訥。在左側耶。復改授御史。後以
言中傷臺長。請歸天目山。上弗從。今轉諫議官云。

雪蓬子傳

雪蓬子葉氏名以清字子漱。雪蓬其自號也。其先京口衣
冠之曹宋夫。父懋。地華亭。又鏗。遂家焉。蓬貧而尚氣節。
有古義俠風。德清尉劉昶者。聞其義聲。訴以三喪不舉。蓬
貸錢五千緡。資之。監照縣伯顏調兵。是領顏行。爲妻子曰。

戰死母且老當往依華亭葉子徽顏果死一夕蓬夢顏曰
老知難中請以為托越二日其妻子果奉母來歸蓬老其
母若已母知其子若已子准兵入蘇守滋苗帥禁遁苗帥
史宗炳以鄭煥尹郡鄭欲火巨室黨苗者蓬素與鄭交白
以大義而免持金帛詣蓬謝者旁午悉拒不取鄭避蓬尹
華亭給以父病辭及鄭以賂拜蓬奉者六十餘人蓬獨免
初鄭獲苗遺米輿蓬一大舟不受轉以販之絕無斗升及
已時避地依蓬者若建德尹楊瑞平江尹貢師泰建德道
守毛景賢蓬待之如平時男女小諭室家期者為擇配瑞卒
囊無一錢蓬殯其如禮同門友胡方養疴回郡謝氏館方
無從歸蓬具為粥踰月弗救具棺槨會親友藉方遺物咸

歸其弟妹關西趙反道逆旅來歸蓬解衣推食閱四載病
期月既瘳弗忘浙省員外王國賢以囊橐留蓬所國賢死
蓬以完封歸其妻孥凡此皆近古豪傑之為也淮南左丞
又又薛蓬謫議不起江浙辯章王公以省檄辟幕府亦不
起應南京天使訪賢人至松首聘其人終於不應事母極
孝母亡哀毀骨立晚年構草堂蕭蕭之津躬耕在田公墾老
圃以自食其力不入城府者若干人當路重臣識與不識
皆慕之如古之云

鍊史曰漢袁絲析安陵富人之言曰天下緩急所望者
獨季心劇孟耳至嫚罵安陵曰陽徒車騎來一旦緩急
不可恃吁義使之係于天下者如此太史氏使傳所由

作也。訟之大，姓氏武斷其里者，主之。後之廢，斥焉有緩。急所恃，如心。孟者乎？若蓬者亦。訟之人，負氣使而亦。庶乎心。孟之流乎？故予特傳之。

陰氏三節傳

三節者，天台陰明元氏之子婦王氏淑孟女。宗媛季女。宗媛也。淑從夫宗儒爵封宜人。至元丁未秋，兵入台。淑屬于於傳姆曰汝以歸其父。吾誓不與辱。即赴井。死年二十八。宗媛適里中杜思綱。思綱中流矢卒。時始喪在。漢土夫父未克葬。思死。護兩棺為游軍所執。媛不受。迫辱。其加刃。曾之大罵曰。吾若畏殺。吾已去久矣。諸速殺吾。遂遇害。年四十一。宗媛適里中固本。歸未一月。兵至。持一婢。志池。浙。貼。湖。

一卒突至引其裾曰妻我免死念無以自脫指其婢曰可先妾之俟卒擁婢不為備婉即投池死年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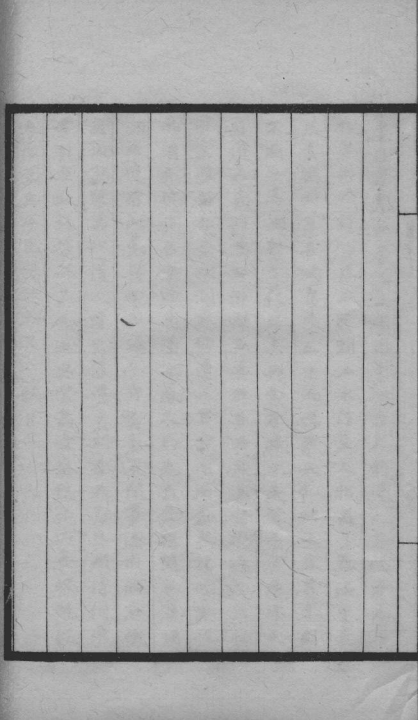
錢史曰方氏據沿海郡十年所陽得受明命陰禁民毋送任台臨日忿兵肆戢大姓女婦辱而驅之若狗豕三節乃獲聚于陶氏一門自白一志徃客白力之下丈夫壬有不能焉吾聞明元氏嘗官有元闕檢校衣冠妻世以忠孝廉直為家行配之元人出宗宗女趙氏也宜其教漸於窈窕諸淑者若此余傳之使來東國之風者得之足以光彫簡云

跋

跋君山吹笛圖

華亭沈生瑞宵從余遊得畫法于大癡道人此幅蓋為予
作君山吹笛圖木石幽潤山水清遠人物器具點綴于豪
末者纖妍可喜瑞年未三十而運筆如此加之歲月其則
不在一峯丘壑者幾希矣抑余有感于是者予往年與大
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步海底小金山道人出所
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
水橫舟橫舞魚唼悲肅也道人已先去余猶隨風塵瀕
洞中便若此竟與世相隔今將蓋棄人間事追遊洞庭僅
老人歌紫萼如道人者出笛懷裏問吾取其息明倚相樂
者引樂數杯據杯三弄遂與紫萼者終德十二峯瑞能枝
之否至正己亥秋八月中秋日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八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九

會稽隸屋楊維禎廉夫著

詩

送薛推官詩 四言 三章有序

吾友姑胥富子明來言杭州推官鄆城薛公之人曰
薛公起身國子伴讀自特名公卿間連厯縣尹掖城
寧晉得民譽甚三命為令職惟杭實江以南太府也
其俗嗜薄喜訐爭獄市滋起大家民關節迂變事情
奸偽百方出奇獄訟有他比所不傳雖老財察者病
弗逞理推官號難職而於杭號尤難者薛家之來也
斷某獄平亭疑法咸一一當蓋廉為治本又明射之

起以出之惟廉不淫明不惑而怒無文深之過故集
不顧民用不寬自時府中事無聞大小咸咨薛公府
長更接之如賓師事有隔其省閱必外差顧債一時
僚友有坐畔法事者而薛公獨歌休聲於民此其賢
否似劣之較然者也今將代去丞相府與御史章交
上其陟清署以耳目 天朝者必矣杭士歌詩鄙腐
不足以侈而餞也願邀于詩予審子明言不誣為賦
詩三章一章述其善于職也二章惜其去三章期敬
清要以副杭人士之望也詩曰 第四句五言

有淵有清又靜且平有照斯應孰有撓有澄我有疑巢伊
誰質之我有往罰伊誰出之孰奪我美心如矢之雖奪我

美其用則邇何以用之驄馬御史維驄馬史犀吏之師四方之紀

壽豈詩 四言 二章 有序

人情莫不欲壽而富貴人得之者少賤且窶者多得
焉何也天之授人以五福固不兩完也狀賤窶者之
壽而樂豈又少矣古之賤窶壽而樂者吾聞榮啟期
而樂之以三固未知所樂也此壽而豈之不易也
中吳瞿惠夫氏家崑之韓涇至惠夫蓋斥大其門閭
而名其事親之堂曰壽豈寥斯之斯人敬祝頌之詞
曰令德壽豈蓋代之壽者不難而壽而豈者之為難
也壽而豈者非令德之人曷及爾哉謂夫世德之家

也有華宅可以居有負郭之田可以食二親皆具享
遐奎惠夫朝夕率其仲上食堂上既有以樂之壽而
又有以自樂焉豈之樂園非榮期之賤而寔得之賤
者比矣夫惠夫之所得惠者豈非詩人所謂令德者
歟惠夫求予詩故予序之而係之詩二章曰有橋有榭
有橋洋：在堂之陽豈弟君子令德不爽文文如瑞璵衡
其爵酌以旨酒以燕樂我父兄翟叔孝友壽豈孔域
有設婁：在堂之北豈弟君子令德有赫飲御我族以及
我賓客翟叔豈弟班裳赤舄壽且樂康田爾令德

送康司業詩四言有序

至正七年秋 天子以成均司業之乏山東康公若

秦以憲僉事轉是職未幾召評奪職副庸曰司使不
三月轉湖南憲使未行而中書以國學公論又立挽
於司業其行也吳之士大夫咸贈以言有論于維禎
者曰廉訪使 天子執法之臣也司業文墨官下蓋
殿最者也天下執法臣得一人為勝百件守令文墨
官得百什焉亡愈執法臣一人今廉公累遷廉訪使
者執法之得其人者也而成均徒以文墨使官使其
人無乃非天下利乎維禎曰不然惟我世祖皇帝屬
統垂業于後之人不在吏待文法而在傳臣之扶植
倫理也故設官分職司業為國子師民氏天子內長
之非天下不居故其人得侍間于 天子時賜清宴

以問道即有所建白澤流四海非尺寸之細也國有
不是師弟子得選上聞捷于執法移文符以聞說差
次者其育才養能一適而賢：臯陶伊尹之徒往之
發迹于是其為國利也厚矣薄其功豈在執法左哉
嗚呼司業之人也文豈徒取其官亡蓋殿最哉今
天子承明經成尊師氏之位不卑于執法臣故康公
之屢慙風紀以移是職也良有以也哉故余哀次吳
士大夫之詩快以送之而又序之如此復自繫詩凡

五章詩曰

赫赫曾監禮樂儀司祭酒長之師氏貳之明 天子作我
民極何以福教師氏有職惟明 天子惟 烈祖是因

烈祖始受命肇立成切 天子戾止作爾多士多士濟
惟 天子使曰若康公穆、雍、多士濟、惟言來從
天子問道其言如鍾 天子廣化其德如風維禎作頌配
於樂王

題逸樂子卷 五言律

煙水風塵外先生一草堂
平時無戰策却老有丹方
蒲葉鈔書短松花釀酒香
有時歌缺乃小艇在滄浪

夜坐一首 五言律

日落群動息張燈坐草堂
浮生百年事清坐一爐香
謀拙憐人嘆幽栖世慮忘
吟詩不知寐華月自流光

舟過黃店 五言律

水會魚鹽市霜清蟹福天高橋十字港新剝四邊田樹老
烏銀英花開白玉顏老翁誇樂歲斗米直三錢

綠陰亭詩 五言十二句

公子邁流俗淡然薄世榮華亭入幽邃水日有餘清高梧
羅前庭修竹被兩楹重陰秘清晝好鳥時一鳴佳辰展芳
燕良會欣合并清歌發綺席鼓瑟更吹笙群公盡詞客列
座故塵纓言笑遂真性觴咏暢幽情清陰與日轉不知月
東生

送趙季文都水書吏考滿詩

五言二十句
有序

江浙糧賦居天下中九而蘇一邛又居浙十五然蘇
國也田皆枕湖藉江因水進退為凶慶仗歲 恒陽

則窪下皆以鍾欽之利告一有淫滯之虞颺風猝作
挾波浪破隄防連阡接町淪為巨浸此朝廷都水營
田之所由立也其職專以水利為務遴選重臣有才
幹者居之而所調官吏遂與臺省相參蓋朝廷視水
利為重故待其官守重宜也吳時官守或非其人其
貽民害覆有暴于水而民益困者然則居是職者其
不可不慎選其人也必矣書史者其官之贊也更不
得人而欲其官之得職也亦難矣真定趙君季文蓋
才而有風操者也往嘗為浙中司臬更有能稱故今
都水使府點函以書史辟于沙河尉次宜其克相其
官有成也君自奉職來隄隘蓋脩溝渠益浚水還

故道而民受庸田之惠者君之功為多蓄滿例增秩
七品佐二郡縣為近民之官矣以君興除水利害之
心推之吾民撫字之日民其有不受賜者乎其行也
吳人士咸歌詩以餞之推子為序首而復係以詩云
勿吳水為國桑田水相爭水火連陂湖水小吞泖涇高廬
或凡墜下土孰容畊吳萌羅憲久都水置司平治水亦多
術官 利始興侃、趙公子為更有能聲熏流截高岸蕪
塞開通塍都府資治畫課最上農鄉遷官到州縣福事語
田更推此澤物志 聖化相流行

送謝太守 五言排律四十句

湖季今日郡循良第一人
武林非復舊文化要圖新海嶽

東南會湖江左右隣曾開天水國直問尾箕津府大同京
尹居崇吳國賓提封家萬戶易俗力千鈞惜也春平夕於
焉值亂頻煙華餘故市風物感殘民今日懷匡濟秉時好
拘猶念君多意氣滿腹貯精神別地物凝曙寒江柳翠春
過船沙汶屐駐旆雪埋輪龜勉猶無及窮愁不敢嘆贈言
知而振取醉寄情真勿袖烹鮮子須聞牧犢身推誠歸簡
袂植善息頑莩亂後無家世漁中有隱淪千年黃雀返萬
里白漚親莫學張京兆應如召信臣貂蟬從岳牧闕盡可
麒麟

賦春夢遺

七言絕句楚晉雖老尚能歌听
夢道人樂府子因呼為春夢遺

黃柳城邊風雨多白頭宮女有遺歌東坡唱遍無知己賴

有人聞春夢

小香

一場春夢不須忙
賤買春風又幾場
一丈花開紅玉蝶
小香何日比花長

寄沈秋淵四絕句

大將軍誥入酒市
貴公主鏡落日家
不知有客琅玕所
獨自吹笙醉碧霞

白曲已無張外史
道士今有沈東陽
裁雲剪月三千首
獨處仙宮不取將

鹿皮之冠雀髦裙
軍前不肯帶銅魚
花猫望鹿拜履下
知有枕中黃石書

鸚鵡水深蓮葉航書來約過百花庄醉披錦袍上船去倩
得小姬連笛床

送貢尚書入闕

繡衣經略南來後潛運尚書又入闕萬里銅盞開越嶠千
艘升斗資蕃人香薰茉莉春醒重葉捲檳榔晚饌頻海道
東歸閑未得法冠重戴髮如銀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周門拓入雲居山中復度嶺
飲于水月尼寺賦詩書似太守及蘇州刺史周義卿
文章太守早休牙五馬傳呼處士家好客新分朱露酒題
詩近在白雲富山中子落千年桂海上人歸八月槎水月
樓頭橫玉笛誤猜碧綠是韶華

用顧松江韻復理貳守并東雪波刺史

仙客歸來陸九州身騎黃雀記南遊烏衣故國江山在銅
柱荒臺草木秋起舞劉琨空有志登高玉絮不勝愁問君
蔗境今何在祇憶當年顧虎頭

送謝太守

朝廷遣使航東海萬里西來送墨書著屐登山良不惡分
符典郡復何如白蘇事業千年後吳楚封疆百戰餘今日
養民方急務肯將微莫及舟車

答倪生德中來韻

綺山才子才庸峭素色成文似卻綾待詔歸來金馬客題
詩寄去碧桃僧畫眉誰問張京兆多病深憐馬茂陵昨夜

西堂安夢好忠連春思又新增

八月五日偕錢唐王觀海昌李勛大梁滑人過湖赴
瑪瑙山主之招題詩雙松亭

十年不踏瑪瑙石今日重登日子峰外湖水繞玉蟾蜍裏
湖水浸金芙蓉崔老題詩欲招鵬空公說法善降龍浮雲
富貴眼前見從此道人輕萬鍾

感時一首

壯志凌雲氣食牛少年何事苦淹留狂歌鳴鳳聊自樹舊
學屠龙良已休臺閣故人俱屏迹閭閻小子盡封侯愁來
按劍南樓坐寥落江山萬里愁

至正庚子重陽後五日再飲謝履齋光漾亭履齋出

老姬楚香者侍酒之餘與紫霄生賦詩

滿城風雨送重陽
雨後花開重舉觴
仙客新來殷七七
佳人老出楚香香
于時懶上平蠻策
度世惟求辟穀方
光漾亭中詩易老
不須春夢到西堂

與姜羽儀詩

六韜人去無家學
獨說吾鄉有羽儀
太尉府中招處士
湖州幕裏看賓師
座分雨露黃封濟
門護風雲赤羽旗
湖上老夫詢出處
扁舟一葉似鷓夷

主之約詩用宇文韻

我尋三十高僧閣
還有支郎第一流
湖上風煙留晚照
山中草木帶邊秋
水晶宮閣碧菡萏
金粟堆呼黃栗留
馬題

詩 寺行人有比峴山遊

寄秋淵沈鍊師

琅玕種得三千箇，箇箇珠台玉樹齊。
秋靜雙鳧青渚曲，夜寒一虎大筇西。
長茸不著花猫獵，深竹時聞翠羽啼。
老我所須惟鐵杖，不須太乙乞青藜。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呂希尚希遠聯句

新潑葡萄琥珀濃，酒逢知己量千鍾。
屏枰筋落眠金鹿，鴈柱弦鳴應玉龍。
紫蟹研膏紅似橘，青蝦剝尾綠如蔥。
彩雲吹散陽臺雨，知有巫山第幾重。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

敲門空過太史宅曳杖却上初陽臺雷從萬仙井底起雨
自黃妃塔上來官軍捷報銅鈿陌山人酒瀉白螺林憑誰
得知詩句好山東李勣今有才

十七日過無住菴因留題鑑上人半雲軒

我訪東山丞相譜因過南墅半雲寮雉柝薜荔都蒼暮鰲
補天容大士橋萬歲藤枝神蛻杖三花樹子癭為瓢老僧
好事兼好客時作遠公蓮社招

用蘇昌齡韻賦李紫篔白雲窻

紫篔之篔：滿林白雲之雲：復深忽見南山有真意時
聞好鳥洗清音益翻玉女當白雪誤款仙樵石几陰為子
朗歌成古詞寫以老鉄斛盧琴

題夏氏槐夢軒

何人覓得大槐國國在人間人不識
五馬既赴南河侯千
金史選東床客金鷄一聲叫東方蝴蝶飛來春一場君不
見綠林周虎郎匆匆高拜蚍蜉王

寄雨道原詩二首

信公令住竹林寺曾寄吳鹽道起居戴家泊上收秣米凌
湖門外好鱸魚緇衣宰相日給告清客道人新著書若問
西湖：上伴竹枝零落柳枝疎

老人時時延何如聞移車嘗上居甕口新包竹葉酒船頭
學釣桃花魚雄文曾薦六國印綺語更著三家書兩家
道郎欲所愛何香林間見二疎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

壬止己亥冬十月四日子偕吳興桃庭吳義興高玉
自夏長祐吳郡張學湖西張吉富春吳毅火海徐子
貞陽羨高瑛雲間謝思盛同遊淞之顧左酌橋隱老
仙墓因過郁裝學聚齊見桂隱主人供茶設醴席上
與諸客聯七字句成一十韻十有八句書于齋之壁
予為會稽抱遺叟楊

九思山陽漂瀆陰十年曾記此登臨仙人一去橋破斗小
山童招花作金勺水研池圓洗胆老蕉書葉倒抽心瞿曇
像現雪生壁木客詩成風滿林白馬胡僧經寫具青烏方
士石旋針丈花雪舞昆吾劍一索珠懸斜律琴出桺怒號

斑額獸鎮龍解詔雪衣禽掀髯自作蘇門嘯抱膝誰歌梁
甫吟聯碧瓊明詩句就內中韶護有遺音

題朱蓮峯夢遊仙宮殿明日偕見西辨章進凝香閣詩
青蓮老人青珮環自言昨夜夢遊海上天梯小天梯之山
三萬八千丈琼臺雙闕開天闕赤藤飛上最絕頂千樹琪
花散暗影通明前殿上覲玉虛翁左面長眉瞳炯炯玉翁
元是太極仙手弄兩丸日月旋天局地戶日啓閉玄牝一
鎗開天光青蓮老人南極裔秦華開花一千歲大人賦奏
馬文園玉藕如船澆渴肺殿前作詩明月光彩下徹下
土中書堂明朝寫得凝香章蝴蝶飛來七寶床

凝香閣詩

凝香閣者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闢之以待四方
賢士即漢平津侯之東閣也客卿錢崖揚子名之曰
凝香本葦蘇州語予讀揚子記云休兵息民又云獻
兵圖治引周公仲山甫為辭夫兵不為攻城乃森戟
於左右者詎非休兵乎燕寢凝香與賢者共之豈非
圖治乎周公東征成王迎歸天廸反風起未此休兵
効也仲山甫祖齊宣王賴其補衮出納王命此圖治
効也揚子之進規者至矣枕庫典教朱庭規敷揚子
之記復為歌以頌云

有兵不若森于庭發矢不若莊于棚汗馬不若係于營休
兵要待民力生平章政事光祿卿閣下萬卷清香凝書生

香德生馨况復藝鼎相熏蒸綠烟一縷風度標光祿燕寢
寢不驚蝴蝶飛來窺枕屏周公入夢詔東征山甫依稀亦
言并天既及風禾稼登告以補衣垂混名揚子進規為座
銘有客如此真賢卿廩人飽粟危人饋鯖燕昭臺上千金
輕錢博士起相慶有如十八學士登蓬瀛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

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歌

盤所歌 并序

孟子稱大丈夫曰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愿稱大丈夫
曰坐廟堂則進退百官在外則武夫前呵從者失途
喜有賞怒有刑材俊者譽其德粉白黛綠者爭寵妍
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也李愿氏之所謂大丈夫人
之稱大丈夫也其賢不肯固有間矣及愿稱大丈夫
之所不遇者又曰與其有譽孰若無毀與其有樂孰

若無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
我之所行愿蓋亦潔身而往之流也豈亦得稱大文
夫哉然比於處穢汚觸刑辟徵倖于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則猶賢耳故昌黎韓子之未過也亦於膏車秣
馬以從應于盤之樂也去之六百餘年而猶有裔孫
曰秀之南自公某為宋和公之七世孫也宋車不忘
仕國朝以名節強起之辭以疾歸隱于派澹之上名
其居曰盤所盤在太行去浚滄石知其若干道里而
南自名之蓋所同其隱而不必回其地也南自克己
風節重其所則愈於愿之徒以不過而樂其所者也
南自諸孫為怨又能復盤所于先廬壞棄之餘還其

而於海甸之東上而南自之故扁在焉固賢矣吾聞
怒自幼有大志唯用力于當世者又自知不可為則
為不過于時者之為而不為處穢汚觸刑辟俸於老
死而後止者也於愿之賢亦庶乎其近之昌黎氏賢
愿而為序余亦賢然而為昌黎之歌以歌之曰

盤之宮東上之樂盤之上耕者讓畝。盤之泉漁不及因
盤之阻外禦其侮盤之隙內潛我心盤之穰實盤繫我族
嗟盤之樂兮樂而安風雨不震兮變滯弗奸孝以致其養
兮義以廣夫急難居燒安兮體愈胖心無憂兮美有惠叶
歌兮樂女盤女將和兮致吾樂

杵歌七首

杭築長城，賴辨章仁令，兩羣美政治，于衆心以底不
日之成，然彼失之記，有不免悞者。東維子錄其辭
為杵歌。

亟：城、城。亟成小兒齊唱杵歌聲。杵歌傳作雖陽曲中
有哭聲能陷城。

自古衆心能作城，五方取土不須蒸。土作城，可破衆
心作城，可德。

疊：石。石藪嶺立竿作表，齊竿旋阿誰造得雲梯子，刻
地過城百尺高。

羅城一百廿里長，東藩恃此作金湯。葛基史展三千里，莫
剩西門一樹樟。

蘇州刺史新令好不用西山取石勞拆得鳳山楊連塔南
城不日似雲高

南城不日似雲高城脚愁侵八月濤射得潮頭向西去錢
土鐵箭泰山牢

攻城不怕齊神武玉壁堪支百萬兵不是南朝誇玉壁關
西南子是長城

江西饒歌二章

陳友諒起兵殺倪璠子據龍興辨章阿里溫沙公憲
倉察彼公合兵破之龍興始平江右諸郡無不歎附
至此而武功成作龍興平

繫龍興藩西江二飯章國駁庵江有砥柱胡為鴻流降勦

蠻劫尤茲賊內訌三台映太嶽國士俱無雙王旅嘆之鉅
鼓擬天威震赫羣兇慢八郡望風咸來降武功既成毋從
從 聖人南面殿萬邦 右龍興平十五句

龍興臨日憲史劉夔懷印埋土中土生端木一本察
汲被命為會憲丞購印於端木下掘得印來歸汲得
印祀諸移文遂成恢復功為銀章徭

維白金有章維國之光九鼎既峙翕元化以張大治范金
吐景耀鉅蟠螭細龜鸞翥鳳翔官巨寶司之賴我皇細孰
至且藏啓發禎祥標繫係政柄繫德是將符節允合人文
昌蕩攘先禎時乃康異國咸休萬年膺天度

用韻復雲松老人華陽巾歌

君不見辯勇不識字高柱削鉄聖白簡孰辨賢不賢又不
鷄鷄偏尚武高屋壓虎脊五兵不理長酣眠鉄崖老狂者
強項如董宣小巾製子夏正安江東傳人間緋紫揜已蛻
風中煙脫巾流酒東籬遙吳淞老褐來賀我倒冠共醉春
風前我歌此歌君拍手東壺西閨聞洞天洞天之窟為我
雙回旋

次韻省郎蔡彦文觀潮長歌錄呈吳興二守雲間先生
雙海鳳跳天吳八月十八觀天下無蓬婆之山突兀眼前
見有如祖龍萬鋒來東驅婆留一箭氣相敵強勢不用三
千夫雲蜃成樓不可軒大鉄搖談誰能屠招潮小兒不畏
死雨螿蹋浪心何粗搏桑爛若木枯羊豕古憤無時蘇東

維子驚相呼長風破浪未歸去一葉欲事寰瀛圖馮誰之
一疋素中有萬里河漢乘吾楫

題清閟堂雪蕉圖

洛陽城中雪冥冥：寒家竹屋如筭篁老人偃卧木偶形不
知太守來扣扁輞川畫得洛陽亭千載好事圖方屏寒林
脫葉風寥冷胡見為此芭蕉青花房倒抽玉胆餅豔華亂
點青鸞翎階前老石如禿丁銀瘤玉瘦魴星：嗚呼妙筆
左右丞隔霜不殺譏麟經石丞執政身彤庭燮理無乃迷
天刑胡笳一聲吹羯腥血漉劫草啼精靈嗚呼爾身如蕉
不如夢凝碧池上先秋零

大樹歌為馮淵如賦

東柯溪頭三大樹水深土厚厓石牢一株石茶餐冬蕚紅
若火鏡鎔冰濤雨株老檜挺霜幹青如蓮升翹雙鰲不知
人間富貴植青紫草亡木卒紛如毛漢家根株歷千歲當
時大將誇人豪只今子孫伏大義味始尚薄巾車勞三槐
風雲慶有待 荆湯火死已逃金鴉倒立海底景白鳳夜
鯨風中膏蟠枯骨露黑石虎竒幹手接蒼山傑惡氣西起
白日翳恍惚大將排旌旄東柯濟時具豈無兵家文武韜
摩娑大樹日酣卧不肯即偽從韃索始知后皇受命乞獨
正神明扶植冰霜操我來飲我山中醪脫巾掛樹三花高
大槐太守夢楚國大海美人臨漢臯大榭老雄待我酒長
第亦即金絲槽醉歌寫入嘉樹傳切比橘頌騷人騷

辭

桂軒辭有序

桂生於秋依於巖蓋隱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托為代之誇却林美燕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有桂軒者為馮君無卿之所築馮君有問學且有志于當世而不屑於仕進今老矣遂築是軒之所將以終隱云夫古之君子不必以仕為賢亦不必以不仕為高仕而不得行其志之為患耳仕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弗遇則材之弗良也方今

明天子在上側席求人如不及馮君韋生逢其時其材入非可以無用于世者方且揣為深藏遠遁分與小山

之招者同羣焉蓋與夫代之夸却林美燕山之為榮者異日適也使彼揚露林竊一名以目哆夫人不足不致中踣而貽故林之羞則不正者聞其風亦可少媿矣嘻桂之軒人二得有也而有馮君者之不媿於桂則少矣是則馮君之才號實世教之所係也因其友程生之請為作桂軒辭一章其辭曰

桂樹叢生兮軒之陽沐雨露兮含風霜王孫不歸兮春草歇而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琼枝以為佩兮食金粟以為根軒中之樂兮樂無央

桂樹叢生兮軒之陰此龍盤兮狡狴笑吟王孫不歸兮實勞我心

送史才叟選上饒史代馮元贈

一門三相兩封王見說郎美文章收拾長才青眼是黃堂
柏府槐廳朝暮直披玉雪倚冰霜靈山懷玉鬱蒼々古城
惶帶仙房瑶草紫芝隨處發天香盡道如今千外好

金縷唱錦帆張

調

雙飛燕調

十月六日雲窩主者設燕于清香亭僧庵者東平王
無瑕張氏也酒半張氏乞予樂章為賦雙飛燕調但
度腔行酒以佐主賓之歡

玉無瑕春無價清歌一曲倒齒伶牙斜著鬢髻花繁簇夜

波譏玉手琵琶彈初罷怎教他流落天涯抱來帳下黎園
弟子學士人家

雜文

陣圖新語敘

孫子論兵謂廟算者勝無算者不勝且敗又謂善守者藏
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此全勝道也余猶怪
今之主兵者類皆無算之兵攻者直撞守者急追耳比之
田舍傳兒三進三退不翅也余觀秦先趙信好著陣圖新
語得新韓氏屈機之法而深中今日主兵者之藥信書從
余遊於睦州抱文杰才略而未過知已者江浙樞府曾官
授其入言不聽則棄官去耶律氏有禮羅其人計不用亦

拂衣行余號知己而余在澤雖奇其才而無所以用近聞
中必痛懲主兵之弊旁求天下之善兵其者有以信姓氏
達荐書者而信勿應信與余乃居草堂看古莫耶譚瑛水
青黃虬人莫識其胸中也予令其同遊者張憲上其圖於
淮吳幕府幕府若詢曰汝師東維子曾上皇帝書淮吳府
聘而未起何如憲其對曰欲招東維子請從信始

恐茶夢

鉄龍道人卧石床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自霍
孤立不鳴命小雲童汲白蓮泉燃檣湘竹授以凌霄芽為
飲供道人及游心太虛雍：涼：若鴻蒙若皇范會人地
之未生適陰陽之若亡恍兮勿知入夢遂坐于青圓銀輝

之堂：上香雲連拂地中著紫桂榻綠涼几有太初湯一
集：內悉呈斗文煥燁燿燿含流玉錯莫辨艾畫若烟雲
日月交麗乎青天歎玉露涼目冷香冰入齒者易刻因作
太虛吟吟曰道無形兮兆無聲妙天心兮一以真百家斯
融太乙以清歌已先聽起林未激華氛郁：靈霞絢爛淫
艷迥有虎綠衣若仙子者從客來謁云名淡香小字綠華
乃奉天元杯酌太清神明之髓以壽余侑以辭曰心不形
神以行無而為萬化清壽畢紆徐而退復令小玉環侍筆
續遂書歌道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以傳天不刑兮四時以
言妙乎天兮天之先天之先兮復何仙移間白雲微鎖綠
衣花烟月天明余內困余亦誤矣遂冥神合玄日先尚德

於梅花間也小雲呼曰凌霄芽熟矣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何為
日四十五一月三十日三十之夜分不息是一月之中恒
得十五日也故四十五余觀古幽民男於宵索綯女於宵
紡績則郊男女皆得日四十五者也嘻豈惟郊民哉宣王
之庭燠曰夜何如其夜未央夜何如其夜向晨則王者勤
政亦維燠于夜也豈惟宣王哉姬公聖厯於忠則曰坐以
待旦孔父至聖勤于學則曰吾嘗終夜不寢見古之聖賢
未嘗不競賂于四十五日也錢唐諸生有以年過冠室而
失師承者及其直賢師友也遂有失時之嘆而不知力扶

補人之功故為作四十五日約以策其力而陳其功日讀
某經若干卷寫某書若干板夜讀某史若干卷評其史若
干件者某文若干道朔望講某文義若干件遵要東為餘
力者有度遵要東而力不反者有讓云

毘陵行

孟冬四將發勾吳矜弓誓落隻虎顏智謀無過史萬葉嫖
姚無加李金吾前弟已作破竹及三覆乃裏含沙祖常山
長蛇一斷尾即墨起粘齊轟踊玉蓋孤軍呼庚癸皂鴉萬
甲迷糝糊江南長枝江北無蒲半一吼千鯨呼赤社卓入
鉄甕戶鉄翅橫截井陽湖擠虛之策不出此赤子可縛生
於菟當時上將陷江都至今莫贖千金軀後米飛將慎勿

疎襄王城頭啼白鳥如何臨期易將犯兵器何必不讀孫
吳書烏乎臨期易將犯兵器何必不讀孫吳書

題子昂五花馬圖

趙公馬癖如鄧公曾騎賜馬真龍聽漚波亭上風日靜想
像天廐圖真龍烏雲滿身雲滿足紫焰珠光奪雙目九花
風細虬欲飛五色波清錦初浴祇今質骨黃金台國家養
牧皆驚材將軍臨陣托生死昭陵石馬空遺哀此圖年深
神亦化後亦何人誇筆豈不見真龍空見畫猶得千金索高價

題諾氏一白軒

一勺水不滿斗我吸之勺在手上連天津尾下泄海焦口主人飲小池鑿
吾郭青天納牖吾鉢屋道人題之曰有人悟此環雲夢吞八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

卷之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東坡子文集卷之三十一

附錄

琅玕子來詩六絕句

李杜文章萬丈先，並驅今見會稽楊。
幾時過我羊陽洞，銑笛一聲吹鳳凰。

白曲山中張外史，與君湖海結詩盟。
可憐遺劍隨長夜，今日誰同並世名。

義熙處士歸來蚤，千古高風今尚存。
夫子風期正相似，東山花下醉清尊。

問奇未到楊雄宅，羽馭飄車總不靈。
會向山陰具舟楫，載將春酒過莘亭。

程公蕭散七不堪彭澤歸來雪滿髭見說枋頭無直筆董
狐太史在江南

策罷玄經不美新萬言書已上楓宸新詩題遍琅玕所亦
念丹丘有羽人

學生徐國次韻

新詩隨手寫銀光遠寄江南鉄史揚自說蕭郎善吹笛不
知孰與蘇驚風

徐國又次四絕

一漢流水碧桃花云是茅山道士家我欲相從問丹訣赤
城五色始朝霞

道人曉起天鼓罷石盆換水種菖楊詩成寫滿白籙紙春

江人來能寄將

不向王門曳我裾
秋風江上釣鱸魚
仙官乞與青囊訣
夜照龜文綠字書

鷺湖、上琅玕所渾似浣花溪
上庄風前起舞鐵如意
雙鷺飛來秋滿床

學生吳放次韻四絕

三茅兄弟舊遊處
萬箇琅玕隱者家
雲氣團空圓蓋似
丹先井出赤于霞

與君別來十日強
日日憶爾爲山陽
霜林箇子大如斗
書尾須君遠寄將

雪色吳綾裁道裾
鴉黃美酒換金魚
詩成連過沈東老
不

惜榴皮醉後書

南溟津頭買野航
鷺湖便是灤西庄
琅玕主者雅好客
應遣庶姑掃石床

羽儀和韻

蠟色清箋寫寄詩
玉壺冰鑑識容儀
法言願卒諸生業
家學深慚希者師
江月夜涼聞鏡笛
海雲秋靜捲朱旗
文章絕似相如幸
好為題詩諭遠夷

玄霜子作

衛人苦寒不可出
焚香白晝高齋眠
蟹革過看不足惜
造物戲人真可憐
何如適興飲美酒
未信服藥能長年
人生天地一逆旅
流光瞬息難留連

魯陰饒介

錢王城亂山青惟有江聲繞驛亭萬姓瘡痍勞撫字諸侯
風化在儀刑園禔別墅花連屋覓白芳池草滿亭汀座是
東南待君久翮、五馬不須停

淮海秦約 阮上陳肅賦

東南帝者之所都山川龍鳳相縈紆離宮別館三百區紫
金鸞、今有無府中逶迤謝太守少年玉節黃金符民食
在藁漿在壺飢舖渴飲歌吟嗚革車細馬左右趨使君歸
來香滿途

鉄鷄子一解

鉄屋先生作黃將軍歌殆絕唱也絕唱不可和門生

徐固賦鉄鷄子一解先生讀之曰可續吾貂借書于卷
鉄鷄飛乾猿披鉄鷄鳴收攢平鷄栖在長城長城鎮南國
渴飲長城水飢食長城粟辯勇不敢觸貌貅不敢蹴毒蟒
何來吹黑風南國長城一朝覆鉄鷄怒裂背毒蟒拆骨死
朝食毒蟒心暮食毒莽髓嗚呼食蟒之髓心始已東海大
鱗銜宿恥

華陽巾歌

鉄厓老仙冠華陽巾制作奇古喜而為之歌

鉄厓頭骨如鉄堅高冠不肯著進賢華陽新巾制作古倒
垂一幅披兩肩醉來箕踞松下眠白眼不受天子宣自
稱豈是詩中山掉頭來風頂忽露髻角得兩人爭傳有時

錦袍淋墨澆霍髦冷看兜鍪帶血汚貂蟬賦歸來占叢竹
下索笑長岸梅花邊狂歌擊節自有鉄如意何須白羽指
使三軍前老夫緇撮上戴天與不老仙相周旋

學生徐章次華陽巾歌

鉄史文章金石堅鉄史法書草聖賢談還父子未可稱筆
削竊頭直筆當齊肩草立亭上枕書眠不貴世間玉堂供
奉之皇宣世人識不識盡呼鉄笛仙烏紗新製華陽傳七
客聯翩冠似蟬或攜妓東山下或駕大舫西湖邊百年三
萬六千日日日玉山醉倒春恩前不知霍書在青天黃麻
一道昨夜天東旋

學生謝思順賦

黑鉄龍氣如虎光如虹黃金意氣結國士句踐台上長城
公黑鉄龍心推誓為國掃煙塵空長城何魏、砥柱東南
維龍芳龍芳長城歸飢推食芳解寒衣日月龍遠長城飛
光抱日月聯清輝維南有猫城最怒夜冗長城翻赤土龍
芳食猫如食鼠維東有犢犢以犇日觸長城噓大雲龍芳
食犢如食豚育老鳥啄人屋賣我長城殲我屬烏乎長城
覆不可復黑鉄龍誓三為長城滅仇族玉筍山為我樹長
城碑鑑湖水為我沉長城耶直欲聞之聖天子會稽先生
揚鉄叉

跋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跋曰春秋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貶

之奸人不敢亂。余讀鉄史。過古里思。傳信民之以為賢。之民以為奸。之此鉄史之春秋也。聖憲者天子之法。臣也。法臣不立法。而鉄史立之。嗚呼。歸矣。至正乙亥。秋。程文謹識。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一

跋東維子集後

余嘗結廬城南日與柳風梧月竹韻松濤
挈為良友陶然長嘯若不知有人間者雅
好吟咏尤嗜袁景文詩業已刻而新之矣
而楊廉夫又羨景文白燕諸作自以為不
及今讀其集博極羣書自成一家言想不
在袁下第篇章零脫未鏡其全誠竊恨之
辱承太冲袁老素號藏書工于製作一言
相慨然見投慰我夢寐如獲珍寶維汗雨
淫已不妨校勘益清時暇日與先輩表揚
風雅自是樂事遂忘其勞也雖然搗辭吐

白精會神流白雪陽春商彝周鼎作者苦心
識者具眼倘遇知音千古一快哉茲因
完刻以廣其傳漫識于此後學王俞書
萬曆十七年己丑孟秋既望